



少男少女故事卷

好

书

事

丛

书

七色的光环

张成新 / 著



21 世纪出版社

好故事丛书 / 少男少女故事卷

七色的光环

张成新 / 著

21世纪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七色的光环/张成新著

江西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1999.8

(好故事丛书·少男少女故事卷/张秋林 查洪雯主编)

ISBN7-5391-1485-1

I. 七… II. 张… III. ①儿童文学-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②小说 IV. I287.5

责任编辑 郑明华

封面设计 李 峻

封面绘画 曹武亦

版式设计 王玲云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南昌新魏路17号)

邮 编 330002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南昌市红星印刷厂

版 次 1999年8月第1版2000年9月第2次印刷

开 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张 6

字 数 120千字

印 数 5,001-10,000册

ISBN7-5391-1485-1/I·359

定 价 7.20元

(二十一世纪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七色的光环	1
洁白的“耐克”	20
飘浮的云	32
朦胧世界	49
从未对人讲过的故事	63
走出旧梦	76
最后的微笑	88
系蛋糕盒的红绸带	99
不幸的生日筵席	105
观察日记	117
爸爸的两个半小时	130
借读生	143
三环村的葬礼	159
一封沉甸甸的信	170

七色的光环

黄昏。上海市 C 公园，一个僻静的角落里。

甬道旁的长椅上斜靠着一个婷婷少女，披肩长发，略显苍白的脸，粗呢的绛红方格茄克衫，石磨蓝牛仔裤，仿羊皮的半高统皮靴。装束是最流行最时髦的，不过与这滴水成冰的隆冬有点不协调，显得过分单薄。她无疑是化过妆的，仿佛刚从舞台上走下来。

她是美丽的，美丽的少女有点反常。她手心里攥着一把男孩子玩的玻璃弹子，七颗，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的光环在手心里闪烁。她痴痴凝视了一眼，忽然嫣然一笑，却笑得十分恬静，像对着舞台下掌声雷动的观众。

突然，她扬臂一挥，朝着苍茫的天空，向着寥旷的草地，将七颗玻璃弹子摔了出去。七条彩色的光带，在空中划了七道彩色的弧线。

七颗玻璃弹子不见了，在她眼里已经永远消失。

她从口袋里掏出两瓶还略带着她体温的“敌敌畏”，像吞咽果汁似的平静地送进嘴里。

管理公园的老人在办公室喝了杯热茶,有点不放心这个异常的少女,又赶了回来。然而,少女已经成了一具尚未僵硬的尸体。

少女身上有一张学生证:易岚,A中学,高一(1)班。

风掠过光秃秃的树梢,如诉如泣。

1

“人最宝贵的,除了生命,就是眼睛。”“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活着,是最美妙的事。”……这些哲人的警世喻言,对生命作了高度的赞美和颂扬。16岁的少女又是花一般的年龄,这个名叫易岚的女中学生怎么会如此轻易地离开这阳光明媚的世界?据法医称,她的死很安详,没有那种剧烈的痛苦和挣扎。她在告别人世前,确实刚从学校大礼堂的舞台上走下,确实精心化了妆。谁也不能想到,她在雷鸣般的掌声中泰然走出学校,去的不是温馨的家庭,而是冰冷的地狱。

她的死震动全校,是个难解的谜。

作为公安局,他们有自己的渠道;作为作家,我有我调查的线索。理所当然,我首先来到A中学。

高一(1)班班主任是个五十来岁的老大姐,对易岚的死更感到困惑,一连声说:“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就想到死,想不到,无论如何想不到。”起初,她谈得很拘谨,简直在斟字酌句,一个学生的自杀,对于老师似乎总负有某种责任,总藏有某种痛苦,尤其像这样一位有几十年教龄的老教师。

“她死的那天,学校举行文艺汇演,我看着她走上舞台。她喜欢诗歌朗诵,喜欢电影、电视的配音,喜欢话剧。那天,她

演的好像是莎士比亚名剧《哈姆雷特》中的奥菲丽雅,演得好极了。实事求是地说,那音质语感如果让译制片厂的导演发现,保证满意。我在台下看她的演出,她演得轻松自如,看不出一点异常的表现,更无法相信一个小时以后她会吞下两瓶‘敌敌畏’!”

“她有文艺天才?”我问。

“嗯,在新学期第一天的开学典礼上就发现了……”

A 中学大礼堂。

开学典礼结束后是文艺演出。有人往主席台上递小纸条。负责演出的学生会主席,高二年级的高翔微微一笑,用那圆润的孙道临式的男音在话筒前说:“哪一位叫易岚? 高一新生的新生? 有人提议易岚同学朗诵一首诗!”

全场的目光全投向高一新生的新生,有人站起鼓掌:“来一个!”

高一班里骚动起来。刚入学,新生之间不熟悉,男生的目光在女生堆里搜索,女生们则惊慌起来,有人生怕自己是“易岚”,竟低下了头。

陌生的环境,陌生的场合,贸然上台朗诵诗歌是要有点儿勇气的。

“易岚同学,来一个嘛!”高翔走到台前,朝着高一新生的,好像早已认识那个“易岚”似的,用老朋友的口吻说:“做个新时代的女性,上来吧!”说着,潇洒地鼓了两下掌。

其实,高翔是盲目的,他根本不知道哪个是易岚。

来回地搜寻,目光渐渐向一个女生身上集中。女中学生们都像一朵朵装饰过的花,然而,这个女生却朴素得让人眩

目，白衬衫蓝裙子黑布鞋短头发，在女生堆里已经很难找到这样朴素的装束。她又美丽得让人惊讶，上帝对她似乎特别恩赐，将五官安排得如此和谐、得体。她仿佛根本不需要特别的装饰和打扮，具有一种自然的超然的美。

高翔的眼睛霍地一亮。

“欢迎易岚同学来一个，鼓掌！”

有人鼓掌，有人嬉笑，有人沉默，有人嫉妒。众目睽睽下，易岚缓缓站起，慢慢向舞台走去，带着一点腼腆，一点慷慨。据说初中时，她是全校演讲比赛的冠军，这张纸条一定是和她一起考进这所中学的几个老同学递上的。她喜欢朗诵，崇拜电影配音演员刘广宁，看神情她很愿朗诵，极愿意上台施展一下自己的才能，只是传统的羞涩和腼腆暂时抑制着她，她一时不敢冲破这张罗网罢了。

她终于走到了台上，朗诵了一首《十五岁的歌》。

仅仅开学第一天，她便全校闻名。

听罢班主任的叙述，我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问：“你没发现她服毒那天有什么反常的情况？”

班主任想了想，说：“有！那天她打扮得特别漂亮，不，她是刻意打扮的，她平时不打扮，所以显得格外触目，耀眼。对，我还问她，‘咦，易岚，你怎么抹了胭脂？’”

“她反问我，‘老师，我漂亮吗？’当时，我脑海里忽然一闪，她怎么说这种话？由于忙着其他事，仅仅一闪而过，过后也淡忘了。”

“有一次，学校去金山海滩秋游，易岚问我，人死了以后，会到另一个世界去吗？我大吃一惊，她怎么问出这样一个奇

怪的问题。我说,胡说八道,人死了,包括灵魂和肉体都随着消失了。她不同意,还振振有词地反驳,不,人死了,灵魂和肉体只是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但它们不会永远消失,而是去了另一个世界,一个我们不知道的世界,像他们不知道我们这个世界一样。我真不知道她从哪儿听来这些乱语邪说?!”

“元旦前那天,她演了什么?”

“她与高翔合演,高翔演哈姆雷特,她演奥菲丽雅。”

高翔,开学典礼上那个请易岚上台朗诵诗歌的学生会主席?“他们关系怎么样?”我问。

“很微妙,我也说不清。”班主任很爽直,摇摇头说,“这种事很难处理,不过,有一点我敢肯定,他们的关系不会越轨。”

班主任要去上课,看来我只能告辞。临别时她突然补充一句:“易岚是个借读生,她的父母在外地,她寄养在爷爷奶奶那里。”

2

高翔正面临考试,我暂时不想去干扰他。于是,我根据班主任给的地址,决定贸然进行一次“家访”。

这是一条上海特有的大弄堂,两边一式的石库门房。从后门进去,灶披间不大,很乱,堆着不少水泥石灰木料,好像在整理房屋。我刚想喊人,突然传来两个女人的争吵声:

“喂喂,滚下来看看,地板要敲穿了!”

“请依嘴巴清爽点,勿是敲依的地板!”

骂声刚停,地板又“嘭嘭嘭”响得人心发颤。

我来得不是时候,好尴尬,但仍然硬着头皮推开客堂的

门,轻声问这儿是易岚同学的家吗?

“楼上亭子间!她死啦!”一个中年女人恶声恶气地回答。

我只得摸黑上了楼。

亭子间前,有个怒气冲冲的姑娘“砰砰”地直敲那门,骂道:“为什么不让我在家里结婚?楼下是你们女儿?我就不是女儿?”我走过去,她才走开,我用手指磕了磕亭子间的门。

里面躺着两个老态龙钟的老人,蜷缩在被窝里。亭子间够小的,除了一张大床还有一张单人小床,整个空间都被杂物塞满,门窗关得严严实实,压抑得几乎让人窒息。单人小床上的被褥已经掀去,露出几块硬硬的木板。板上铺着一块白布,上面一只普通的骨灰盒,镜框里面一张少女的遗像。骨灰盒前焚着三炷香。

我不敢贸然说话,小小亭子间沉寂、凄然、悲怆。

“这是她睡的?”我指着小床小心翼翼地问。

干瘦如柴的爷爷不能说话,喉头像卡着一口痰,咕噜咕噜直喘气。奶奶欠了欠身,有气无力“嗯”了一声。

“也在这儿做功课?”

奶奶没听清,原来她耳聋。

“她在这儿做功课?”我大声又指了指小床。

“嗯。”她才点了点头。

我终于明白,这样一个充满青春充满活力充满向往的十五岁少女竟然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仇恨充满争斗充满悲凉的家庭里!

临走,我又默默地向她的遗像表示我的哀悼:易岚,你是不幸的。

3

寒假里，我终于找到了高翔，并与他约定了时间。不料，半路杀出几个程咬金，易岚班里的几个男生知道我在调查易岚的事，突然找到我单位里来。

与其说他们是来反映情况，还不如说是来为易岚鸣不平的。

开学后不久，学生会改组，她作为新生力量，被聘为文艺委员。无疑，这是“破格”的。

“破格”聘请的消息，是学生会主席高翔两天前亲口向她透露的。

那天，班级里一个叫陈晓蓓的女生在厕所里很不情愿地对她说：

“喂，有人叫你放学后到学生会去一次。”

“谁叫我？”

“你去了就知道！”陈晓蓓没解释，头也不回地走了。她外号“小美人”，是从初中部直升进高中的。她也有点文艺细胞，但没人赏识，高翔说她“妖”，像《巴黎圣母院》里的“爱丝米拉达”，她并不反感。然而，对开学典礼上那一幕，她很妒忌，对高翔请她向易岚捎口信这事儿，要不是由于“情面难却”，她根本就不想管这闲事！

聘请的名单公布了，红榜就贴在离教室不远的布告栏里。照例，这样的事一定会在班级里引起一些轰动。然而，平静得像什么事也没发生。男生向来对文艺不感兴趣，他们谈论的

是一场足球；女生在陈晓蓓的带动下故意大谈昨夜电视里的一场时装表演。她是女生中的“头”。

易岚多么希望能听到一些热情的话。但是，班里除了无声的冷淡，就是示威般的挑战。

不知哪个男生发现了这个孤零零的她，他们喜欢“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于是，他们神秘地小声嘀咕起来。两个男生冲出了教室。

一会儿，男生们像预先排演过似的，演出了一场使她感动得几乎要流泪的话剧。

冲出教室的两个男生不知从哪儿捧来了一束花，有鲜花也有纸花，总之用一张透明光洁的塑料纸，呈喇叭形包装起来，五彩缤纷，高雅而华贵。教室里一群男生则在她背后一字儿排开，个个笑嘻嘻，像围着一个高贵的公主。

“易岚小姐，我们的文娱委员，恭喜恭喜！”一个颇有表演才能的男生像个十八世纪的骑士，说着不伦不类的祝词，行着不伦不类的骑士礼，向她献上了捧来的那束花。

男生们“啾啾啾”发出了粗犷的叫，“哈哈”响起了豪爽的笑。那掌声更是特别，“啪，啪啪，啪！”强烈而富有节奏。

她猝不及防，有点面红耳赤，感动得要哭。

陈晓蓓她们都惊呆了，怔怔地瞧着。突然，她们像约好般的一窝蜂拥出了教室，神情带着轻蔑，很明显，又在向她示威，向她挑战。

男生们的热情、拥戴，像一枚催化剂，促使她在女生中彻底地孤立。

在约定的时间里,我见到了高翔。在文艺会堂的咖啡室里,环境幽雅温馨,当今中学生喜欢这样的氛围。

显然,公安局已找他谈过话,他显得很悲伤很拘束很紧张,正襟危坐,有问必答,谈话简直像审讯。这不是我的初衷。我得打消他的顾虑。

我说她在班级女生中很孤独,男生们却对她很好,是不是?他说可能是这样。我请他举例。起初他说对高一年级不了解,后来举了两个例子:一,她不用做值日,男生们愿意为她代劳;二,中午在食堂买饭,她不须排队,男生们会主动给她带上热饭热菜。我发现他对易岚的事不是“不了解”,而是非常了解。

我又问他,你去过易岚家吗?他摇摇头说没有,又改口说到过她家的门口。我相信他的话,他不会撒谎。于是我把我所见的易岚家的情况尽可能详细地告诉他。他听得很专心,像听一首悲伤的哀曲。

今天的谈话里要尽可能避免一个“死”,对于他这是个最忌讳最害怕的字眼。我忽然想起班主任告诉我的易岚的那些“胡说八道”,便漫不经心地问他。

他说:“她捉住了一只红壳小蟹跑来给我。小蟹确实好玩,我找了个塑料小盒将它装上。她说不,她要将它放回大海。她说它好不容易转世到这个世界,好可怜。她见我听不懂她的话,又向我解释,不论动物还是植物还是人,都有两个世界。死,其实不是什么痛苦,而是一种解脱,这只小蟹解脱

以后才来到这个世界,就让它回到大海去吧。她跪在沙滩上,自言自语,虔诚得要命……”

说着说着,他发现自己说得太多了,突然刹住了话头。

谈话可以暂告段落。实质性的内容需要一定的气候一定的条件。不过,高翔与易岚的关系倒真像班主任说的那样:“很微妙”。

5

不久,易岚的死在法律程序上已经了结,是无谓自杀。教育局也作了内部通报,希望广大师生、家长从中吸取深刻教训。

一天,我突然收到一个大信封,里面没有信笺没有地址没有署名,只有厚厚的一叠日记。

易岚的日记!我迅速地一页页翻阅起来。

9月1日

我做梦也想不到我会上台朗诵!好开心好快活!那个叫高翔的也真是,好像早认识我一样,“易岚同学,易岚同学”,叫得好亲热……

我忘不了这一天。

9月12日

我真不想回家!那个家像阴森森的地狱!两个娘娘都是

小市民，大娘娘势利，小娘娘自私，为争夺一间房子吵得天翻地覆。人与人为什么这样勾心斗角？另一个世界会这样吗？那个小娘娘还要恶心。一次学生会开会，高翔送我到门口，正巧让她撞见。她问我：“那个是你的男朋友？”“瞎说什么？”我对小娘娘身上那股刺鼻的脂粉气很反感。“有啥难为情的？现在中学生谈恋爱，普遍！岚岚，那个人家里经济条件好不好？最好有海外关系，你可别和他来真的，现在男孩子很坏……”我像吃了一只苍蝇，想吐。

庸俗！低级！小市民！

9月27日

我想自杀！

爷爷“哑巴”，奶奶“聋子”，两个娘娘时时刻刻冲进亭子间来，围着他们吵，围着他们闹。两个娘娘一走他们就哭，无声的哭；无声的饮泣比放声痛哭更悲伤。他们为什么不自杀？这样的活还不如欢快的死。换了我就自杀！爷爷奶奶见我有这种想法，吓得脸都变了色。我对他们说，人死了会到一个未知的世界去……不会讲话的爷爷竟也“咳咳咳”的开了口：“老太婆，她再说，给，给我掌嘴！”一天我在卫生间看书，好半天没出来，把奶奶吓得半死，直敲门，心存余悸地指着我说：“小祖宗，今后你可别吓人哪！”我知道，他们怕我真的会自杀。

10月7日

当了学生会的文娱委员，常开会常活动，学生会办公室也

常去。办公室很小很乱，主席的办公桌由两张旧课桌拼起来。桌上有个纸盒，里面放着几颗晶莹透亮的玻璃弹子，我有点好笑，这是小学生玩的东西，高翔怎么也喜欢？

“这是你的？”我问。

“我的。”他笑了笑，“我喜欢它们的色彩，赤橙黄绿青蓝紫，象征着多彩的人生！”

我没有言语，细细回味着他的话。他是个充满活力充满希望的男孩。他聘请我当文娱委员，我诚惶诚恐，他却说：“怎么不行？女士们应该冲锋陷阵！”有一次，学生会组织郊游，那天正逢突然暴热，九月中旬的气温高达三十几度，这在上海的历史上是罕见的。在暖烘烘的烈日下，个个汗流浹背。我懊恼地对高翔说：“如果改一天有多好。”“别后悔，我的小姐！这样也很好，在特殊的高温下郊游可以领略领略这特殊的味道，这不也是千载难逢吗？你说是不是？”我无言以对。与他在一起，我就觉得温暖，踏实，可靠。我下意识地从他手里拿过七颗弹子，玩弄起来。它们光滑、圆润、眩目。

他把那几粒弹子送给了我。

生活果真像七彩那样美丽吗？

10月21日

学生会每周一次例会。他与我同路，每次会后，他总送我到弄堂口。我们的话题很广泛，天南海北，海阔天空，什么都涉及。今天争论的题目是冥冥之中有没有另外一个世界？我说有，他说没有。我们没有吵架，都心平气和。

我摆出我的理由，我外婆死的那天晚上，我就睡在她房

里,外婆患乳癌,卧床已半年多。那天,我做了个梦,清清楚楚看见外婆走到我面前,摸了摸我的头,很慈祥很慈祥地说:“岚岚,我去了,你要乖点,听妈妈的话!”那模样那声音绝对是真的,一清二楚。我醒来一看,妈妈在哭,外婆刚咽气。“如果人死了不到另外一个世界去,外婆怎么会走到我面前向我告别?”

“那是幻觉,你的幻觉!人死就意味着心脏停止跳动,生命结束,肉体也随之消亡,这是最基本最起码的科学常识!你这些都是十三四世纪巫婆的论调。”

我不同意他的观点,但喜欢他的直率。

12月20日

我真“土”吗?我的户口在外地,在别人的目光里我始终是个“外地人”,他们的目光有城市人的高傲。最近牛仔裤在学校风行起来。女生中几乎人人都有一条,我不敢问津,父母每月寄来的生活费有限,我不可能与他们一样高消费。

今天,陈晓蓓带来一条牛仔裤,在女生中传递评判炫耀。但没人传给我,我似乎是个天生就不配穿牛仔裤的“乡巴佬”!课后,她们又齐心协力将男生统统赶出教室,争着试穿这条牛仔裤。她们发现了我,像见到异物一样都停止了说话,停止了呼吸。我也是个有血有肉有自尊心的人,我受不了这种污辱和蔑视,一怒之下扭头冲出了教室。

我一定要穿一条牛仔裤让她们看看!